

一 簠 谷 子

〔越南〕部队集体创作

一 箕 谷 子

〔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集体创作

苏 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9

THÙNG THỎU
KỊCH SÁNG TÁC TẬP THỂ
CỦA BỘ ĐỘI

本書根据 NGÀNH VĂN NGHỆ TRUNG ƯƠNG

1954 年版本譯出

一 籃 谷 子

〔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集体創作

翻 譯 者 苏 鉄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张：1 7/8 字数：34,000

1960 年 10 月第 1 版

196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统一书号：10073·1658

定价：(大) 0.20 元

內 容 提 要

《一簑谷子》是越南的优秀作品之一，描写一九四五年間越南北部由于法、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生了大灾荒，越南农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前身)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反饥饿斗争。故事以越南北部抗日根据地附近的一个村子为背景，集中地刻划了雇农银大爷的一家如何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恶霸和伪乡长等的残酷剥削，后来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和当地的农民一起获得彻底的翻身。

这个剧本在越南上演过很多次，极受观众的欢迎，尤其在土改期间，起过良好作用。

人 物

銀佬——銀的父亲，雇农，四十岁。

銀大娘——銀的母亲，三十五岁。

銀——銀佬的儿子，在伪乡长家当长工，十九岁。

勇——銀的弟弟，十二岁。

伪乡长——地主，土豪恶霸，四十五岁。

伪乡长太太——四十二岁。

兰——伪乡长的女儿，十六岁。

伪保长——三十五岁。

老琪——农民救国会会员，銀佬的朋友，三十六岁。

越盟干部——三十五岁。

青年——二十一岁。

自卫队员——二十三岁。

敏大爷——贫农，六十岁。

界大嫂——贫农，二十八岁。

一批去分谷子和参加集会的贫雇农。

時間和空間

故事发生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底，在抗日根据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当时农民救国运动正在高漲，同时飢饉也正在蔓延着，經常发生搶谷仓一类的武装暴动。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正在强迫农民毀掉庄稼，种植苧麻……。故事发生在两天中。

第一幕

幕启：銀佬的家。在一間破破烂烂、漏雨的屋子中間放着一張歪歪扭扭的坏竹床。銀大娘躺在竹床上，盖着一条盖头露脚、补补釘釘、象破麻袋一样的被子。左边牆角上斜系着一条繩子，上面晾着两三件破布般的衣衫。竹壁上挂着一个藤圈，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鍋，沙鍋上复着一个破碗。一边是个灶。右边有个門，沒有門板，从門洞里面望出去，可以看見歪歪倒倒的篱笆上稀疏地盘着几棵爬藤。家境凄凉蕭条。

銀大娘（躺在床上。臉色蒼白、瘦削，头发蓬松。一边轉側，一边拉起被窩呻吟着）我的命好苦啊！老天爷，請您睜开眼睛可怜可怜我們吧！我病成这个样子……他爹又被抓伏抓去了，七八天还不見回来……勇儿，給娘盛碗水来！（边說边呻吟，語音凄切，拖长着声調）

勇（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碗走向爐灶边，在牆角一堆灰烬上的一个缺口沙鍋里盛水）娘，（走近母亲身边）水来了。（然后皺着眉头）娘，我餓极了！（坐到母亲身旁，吸吮着手上拿的香蕉树心）

銀大娘（呻吟）可怜啊！你餓，难道娘还飽嗎？娘病成这个样子，哪儿来吃的东西呢！你爹被拉去当民工，七八天还不見回来，不知是活是死。你弟弟死了，你哥哥給人家当

长工抵债去了，你要是整天乱吃香蕉树心、野芋头，总有一天得水肿病死掉。叫你爹娘依靠谁呢？（叹气）……算了……把香蕉树心扔掉吧。灶头上锅里给娘煮的那碗米糠粥，娘不想吃了，你拿去吃吧。

（勇犹豫了一会儿，把香蕉树心扔掉，跑到灶边去吃米糠粥。）

银大娘（呻吟）看孩子饿成这个样子，心都碎了。可怜我吧！什么时候我的病才能好呢？穷人就象草芥样的死去，有钱人又关上門不肯借貸。是不是我的父母做了缺德的事情，还是我前世没有修好呢，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还是一无所有，田地也慢慢卖完了，现在就只剩下这两间破房子。

勇（突然站起来，跑了出去）啊！娘，哥哥回来了！

银（衣衫破烂，头上裹着一块布。满脸污垢，愁眉不展。手挎着一顶破笠帽，肩上挑着一副担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镰刀。迈进门，愕然地张望着）爹去当民工还没有回来吗？今天娘的病好一些吗？

勇 哥哥，娘的病今天更重了，爹还没有回来呢。

银（走到母亲身边，放下担子）娘，今天好些吗？（扶起母亲）

银大娘 孩子，是你啊！你上哪儿去，怎么有空回家？娘还不是那个样子！

银（霍的坐在地上，伤心地哭起来）娘，我实在受不了！现在我应该割草去，但是我不想再当长工，我就回家来了！

银大娘（惊愕，痛苦地）孩子，为什么你不想当长工了？

银 你看，他把我的头都打破了。

银大娘 孩子，你犯了什么事挨他打？（伸手把银的头转过来看）

讓娘瞧瞧。

銀 我什么事也沒有犯，反正每天都得挨打的！今天早上，他說要到县城去，叫我拿水給他喝，我拿了一壺剛泡的茶給他，茶還沒有泡開，他只用嘴唇沾了一下，就叫我出來，把茶往我臉上潑，又用鑲着鉄头的手杖往我頭上打，打得我流了好多血……娘！我再也呆不下去了。

銀大娘（長嘆）得了，孩子！你就咬住牙根熬下去。你要是不回去，那就苦了你爹和娘。你娘起早摸黑給他家干活，今天病倒了，他們還說你娘是裝病呢！你要是不回去，那筆債就沒有辦法償還，要是連咱們這間破草房也給他們拆了，那咱們可就得住到街上去。孩子，你要是可憐你娘，你就咬住牙根忍受下去！你走吧，你爹回來了會打死你的。

銀 我回去了，他每天都要打我，反正也要被打死的。娘，我回家來，你再給我找別家去當長工吧。

（門外傳來老琪的聲音：“銀大哥當民工去還沒有回來嗎？”）

老琪（邊走邊說）大嫂，身體還沒有好吧？（見到銀）孩子，你探望你娘的病來了？

銀大娘 琪叔叔，進來坐一會兒。

老琪（端詳着銀）你怎么弄得滿頭都是血？

（銀低下頭哭，小勇驚愕地坐在一旁。）

銀大娘 琪叔叔，你看這多么可憐！就因為欠了點債，只好讓孩子當長工去。這是老爺、太太今天早上打的。可憐這孩子哪一天不挨打呢。做父母的哪有不愛自己的兒女。可是現在我又有什么辦法呢？孩子說他不回去了，我正

在劝他，他不听。琪叔叔，你坐下来吧。

老琪（对銀）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应该可怜你爹娘。叔叔和你家是老乡亲，才这么說。你娘病了，你爹被抓去当民工还没有回来，家里欠着人家的錢，你要是不回去，麻煩可就会落到你爹娘的头上。你爹娘都指望着你这大孩子。你好好回去，等那笔債抵清了再說。这样你可算对你爹娘尽了点孝。听叔叔的話，你疼你娘，你就回去，咬着牙干下去。别发愁，咱们不会老这样穷下去的！去，快点去吧，要是没有草喂馬，你又要挨打了。往后有空，叔叔再告訴你些事。

銀（感动地望着老琪，慢慢地站起来）好，我听叔叔的話。我疼我的娘。好，娘，你好好养病。叔叔，我走了，舅弟，我走了。（挑起担子走）

銀大娘（看着孩子走后，摇头，躺下，呻吟）唉！琪叔叔，可怜呀！自己的骨肉我哪能忍心讓他給打成这个样子，就連他爹也不忍心这样打他。还不是因为欠了人家几筐谷子的債，把地卖光了，不得已才把孩子送到人家家里当长工去。今天打，明天打，孩子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呢！我的天呀！（声調凄切）

老琪 大嫂，别难过了。伤在皮上，痛在心里。誰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可是，不单咱们家的孩子受这个罪，穷人家的都这样……你看……

銀大娘 現在，我只知道怨老天爷太不公平，我的老爹娘为人也厚道，我們夫妇俩起早摸黑，从不敢耍尖、偷懶。为什

么老天爷老讓我們这么苦呢？不知到哪一年我們才有好日子过，孩子們才不再受罪！

老琪 大嫂，没有什么老天爷讓咱們受苦的！从古到今，从沒有看見过咱們老百姓的生活象今天这么苦的，餓死这么多人。大嫂，你想想看，咱們每天起早摸黑，一顆粮食，一个錢都不敢浪费，可是咱們还要繳什么租、稅、谷子。不但这样，咱們还要被迫毀掉庄稼，种苧麻，拔掉棒子，种油料作物。你想想看，咱們穷人还怎么活下去呢？咱們都是乡邻，我劝你別再胡思乱想了，束紧腰带拉扯孩子熬过这一“关”就好了，世界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咱們穷人也不会老是这么苦的，要是說老天爷有眼睛的話，它可真的是有眼睛啊。那些狼心狗肺的有錢人也总会有这么一天的。（外边有人喊老琪：“老琪，出来一下，有人找你。”老琪轉身向外）好，我就回去！（轉过身来）大嫂，你歇着吧！我回去看看有什么事。你要多坐起来活动活动，躺多了会躺出大病来，那就麻煩。

銀大娘 你走吧，有空过来玩。

（老琪出去，銀大娘轉过身去呻吟。勇走近她身边。忽然間，母子俩靜靜的听着幕后傳来的對話：“銀大伯，你回来啦，你的脚怎么啦？”銀佬的声音：“唉！被工头打的。”勇跑出去看。

勇 （迅速地跑进来）娘！爹回来啦。

銀佬 （跛着脚走进来，衣衫襤褸，右脚上纏着一块破布，肩下挟着一頂笠帽，另一只手支着小棍）小勇，你娘在哪里？

勇 爹，娘病了！

銀佬 (放下笠帽和外棍)唉！可怜我被他們拉去当民工，又被打跛了脚，你又病了。这样咱們一家都得餓死，还能干什么活呢。(坐到銀大娘的身边)怎样啦，你坐起来看看。

[銀大娘勉強地坐起来。

勇 (骨噉着嘴，哭喪着臉)爹，我肚子餓极了，好几天我没有吃飯了。爹，你有什么吃的东西嗎？

銀佬 (痛苦地望着孩子)可怜的孩子！爹被抓去当民工还能找到什么吃的东西呢，你爹脚跛了，你娘病倒了，哪儿来吃的东西呢！(对着妻子)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是什么病，几天了？

銀大娘 (忧愁地)你的脚怎样跛的？

銀佬 还不是被工头打跛的。

銀大娘 做什么事被他打的呢？

銀佬 操他娘的，还不是因为太餓了。干活要你卖命的干，吃飯是三頓餓兩頓；即使哪一頓給你多吃一点，也不过只有兩小碗又餒又霉的飯，一点也吃不飽。他硬讓我頂一大筐土，我气力不够，上不了坡，他用一根鉄棍朝我乱打，我脚上挨了一棍，連骨头也給敲碎了。

銀大娘 苦命呀！(疲憊、失望地望着丈夫和孩子)現在你脚跛了，我又病倒，只有等餓死，就是……孩子，好几天沒有吃飯了。咱們的命比狗还要苦呢！(嗚咽)身子好的时候，白天象牛馬洋的干活，黑夜回来还得舂米、磨粉做到半夜三更。老爷和太太一天到晚还指狗罵鷄的罵个不停，我都忍住。临回家的时候，跟他們要点冷飯……回家給孩子

吃，誰料這比登天還難……難道還能讓孩子餓死……嗎？

他爹，你想想辦法給孩子找點吃的吧！

銀佬（沉思地）現在你打算怎麼辦？（低頭，緊鎖雙眉）或者是……我想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求求他們把答應年底給銀兒的幾塊錢先給咱們，我現在就去，要是僥幸的話，我立即給你買點葯，給孩子弄碗稀飯喝。

銀大娘（嘮叨着）你還不知道啦……銀兒剛才回來過，被老爺打得滿頭滿臉都是血。這可憐的孩子，沒有一天不挨打。他剛哭着回來，說他不去了。我和老琪左勸右勸，总算把他勸走了！在家已經够苦了，到他們家更苦。大的有大的苦，小的有小的苦啊！

銀佬 老爺他們還打他呀！（搖頭、噴嘴）那麼，現在到哪儿去想辦法呢？我還是去一趟，老天爺保佑，也許行……要不……不行嗎，（痛苦地）我只好把那幾尺地……

銀大娘（求救似地驚叫起來）你想把剩下的幾尺地怎麼樣？你想賣啊？那讓孩子們住到哪儿去呢？（喋喋不休地）六抄^①最好的地拿去抵債了，還有一抄多的地，今天當、明天賣，都賣光了，現在只剩下幾尺地，你又想把它賣掉……你準備把咱們的家神牌放到哪儿去呢？讓孩子站在馬路上嗎？

銀佬 我隨便說說罷了。除非萬不得已，我決不會這麼做。

銀大娘 窮就窮，無論怎麼說也不能賣。你要能借到就借，借不到咱們就挖野菜，吃草根好了。

① 十抄是一畝，一畝約等於我國的五市畝。

銀佬 好，我去跟他們借借看……借不到就算了，我听你的話……一定不賣。

銀大娘（担心地）你可要当心！別上人家甜言蜜語的當，把地賣了可就慘啦！

銀佬（有点生气地）你老是那樣說，我說不賣就不賣，甜言蜜語怎么能騙得了我啊……

銀大娘（沉默了一会儿，长叹）餓就餓吧，只是今年還有繳稅的問題怎么办呢……

銀佬 先別管他媽的那些。要是能借到一點，先給孩子弄點吃的再說。（轉身叫勇）小勇，給爹拿個簍來……哎，你在舐什么东西呢？

〔這時勇正坐在爐灶邊，貪婪地舐着吃完的米糠粥碗，聽見喊他，馬上把碗放下，看了他爹一眼，就走進去拿簍子。〕

銀大娘 可憐哪，還有什麼好東西呢？剛才要來了一把米糠給我煮了點粥，我不想吃，給他吃了。

銀佬 好了，你也該起來幫幫我的忙，盡睡在那裡，睡垮了可就糟啦。（轉向勇）孩子，你好好看家，給你娘捶捶腰，要是你娘死了，咱們父子倆就得站街頭了。（一邊拿帽、簍，一邊撐着手杖站起來對妻子）他娘，你別再胡思亂想，心頭要放寬點才好。（走）我去啦。（銀大娘看着丈夫走后，長嘆一聲，躺下。銀佬走了几步又轉過身來）嘿！勇兒，把你娘扶到里面去睡，免得着涼。

〔勇扶母親慢慢地坐起來。〕

——幕徐徐下

第 二 幕

布景：一个充任伪乡长的地主恶霸的家。墙上挂着法、日政府发給的奖状，中間有一块匾，匾下面两边有一副汉字对联。对联中間挂着一大幅画着孔雀的画。对联两边挂着两把大羽扇。奖状的上边悬挂着許多古玩。孔雀画的下边有一張鋪着花布的桌子（或茶柜），桌上有一个小公文箱，一个香爐，香爐两边有两只銅鶴。桌前有一張梨木床，床上有水烟鍋、茶具、痰盂和吃檳榔用的器具。

幕启时，伪乡长太太坐在床上卷檳榔。

伪乡长太太（好象是对观众陈說）我們家里做活吃飯的人可多啦，只是我們家老爷整天往外跑，总不肯留在家管教管教他們。（轉向屋里）兰儿！你在做什么呢？

〔后台回答說：“媽媽，我在收拾东西呢！”

伪乡长太太 你赶快收拾吧，回头給你爹煮鍋飯，等他回来吃，你爹一定很饿了。

〔后台有人說話：“乡长，您好，您出去剛回来啊。”

〔伪乡长：“是的，我想到县里去，剛走到乡祠堂，就看見大街上餓死了几个人，我只好轉回来讓保长去公庫里支点錢，买几領席子把他們裹起来埋掉，难道还能讓他們躺在那儿发臭嗎？”

〔一个人：“是不是那几个躺在大街上的？”

〔伪乡长：“就是那几个，我老早就告訴那巡更的把他們攆走。他不肯听我的話，現在还不是要咱們乡里出錢嗎，这对咱們乡里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人：“請您到我家里喝杯茶吧。”

〔伪乡长：“不！謝謝您，我得回家吃飯去，吃完飯还得上县里去一趟。”

伪乡长太太 （从开始就一直在听着，边听边点头，臉上偶尔也出現同意的微笑，手仍不停地在卷檳榔。后台的話剛落音，她馬上就站起来对观众）瞧！我家老爷回来啦，真是，还看不到人就先听到声音。（轉向后台）兰儿！你爹回来啦，你叫他們給你爹泡茶喝。

〔伪乡长拿着手杖，大搖大摆地进来。

伪乡长太太 你回来啦。

伪乡长 兰儿呢……太太，你們吃飯了沒有？（坐到床上）

伪乡长太太 （欢愉地給丈夫搥涼）我們剛吃完，你剛才跟誰在說話？

伪乡长 碰到前任乡长，他問我上哪儿去，我說打算到县里去，剛走到乡祠堂，就看見了几个餓死的人。保长在叫我，我只好到公庫里去支些錢，买几領席子把他們埋掉，你說难道把他們扔到河里去嗎？

伪乡长太太 就是昨天躺在乡祠堂外面的那几个要飯的嗎？

伪乡长 还不就是那几个，我老早就讓巡更的把他們赶走，他哪里肯听我的話，現在还不是花咱們乡里的錢嗎？咱們公庫里的錢可又少了一些了，等收稅的时候再多收点补

起来。乡里的人哪里知道这里头的緣由呢，他們还以为我吞了他們的錢，又要哭天叫地啦。

伪乡长太太 你想想看，要是他們不死，鬼又从哪儿来呢。这个时节，他們有什么可吃的，怎会不餓死呢。

伪乡长（一面抽烟一面說）你沒出門，你不知道，咱們这儿死得还不算多，在县里的岔路口那儿死得可多啦，成堆成堆的到处都是。（放低声調）太太，現在正是飢荒的时候，稅期又到了，我看，他們那些穷光蛋的田地，准要卖光的。我剛才看見阿表和阿吉两对夫妻都在商量卖地呢。你看誰要卖地，你想法把它买下来，現在的价錢可便宜了。你想想看，咱們家只有一百多亩地，怎么够呢。保长他种的那一抄馬鈴薯地长得可真好。你多留神点，看哪里有好地，就把它买下来，也种它几抄。別讓那些雇工尽閑着，沒活干！还有銀佬家那三尺拐在咱們园子中間的地，看起来真不順眼。去年叫他卖，他不肯卖，今年这个光景不叫他卖他也得卖，又是荒年，又是稅期，他老婆剛好好好地又害起什么病来，他自己被抓去当民伕，不知怎么的，被管工的打断了腿，剛放回来。我剛坐在乡祠堂里，看見他一拐一跛地走过去，我心里想，这回他要不卖地，除非掘他祖宗的骨头来繳稅。

伪乡长太太 可不是嗎，我也想把他那块地买下来，明年給咱大的孩子盖間瓦房。等他从河內念好書回来住，那可太美啦。

伪乡长（点头表示同意）阿銀那家伙哪里去啦！